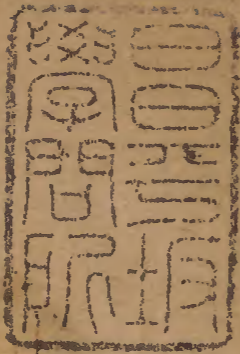


群譚採餘六



			九七七二	漢書門
〇	一	七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方			
函			
一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冊			
九			
冊			
一			
〇			



群譚採餘卷之六

已卷

際遇

退隱

陰隲

交情

淺草文庫

羊次

目次

閩晉安倪綰惟綏甫纂輯

增城縣知縣樂邑林繼衡

香山縣知縣晉安鄧思啓 全校

際遇

昔人有賣良馬者已三朝矣出入於市門而莫有顧也
九方臯過之來而迎睇焉去而轉盼焉忽爾市之爭
買者數百人價高十倍夫一馬耳昔豈蹇驪而今豈
黃戎盜驪哉昔無九方臯而今適遇之也故力牧不
遇黃帝不過一牧豎舜不遇堯不過一鰥夫傳說不

遇武丁不過一築徒太公不過一文王不過一鈞叟孫
叔敖不過一楚王不過一販夫驥明不過一叔向不過一
下吏越石父不過一晏嬰不過一罪人茅容不過一林宗
不過一庸衆季布不過一曹丘不過一逝甯淮陰不過
鄼侯不過一亡命冀缺不過一田季不過一耕者戴淵
不過一陸機不過一群盜賈島不過一韓退之不過一俗僧
雖有千里之材能追風逐電絕塵掣影幾何而不困
於舉肥之相哉

願駟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首

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荅曰臣文帝時為郎文
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色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
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帝擢為會稽都尉

孟浩然極為王右丞所知一日王待詔金鑾召浩然商
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床下王不敢秘因奏
聞上曰朕素聞其人因召見上曰卿將得詩來否浩
然奏曰臣偶未齋上即命吟舊作浩然拜謝誦詩曰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救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
上聞之憮然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柰何誣朕

因放歸南山

韓翃為侯希逸從事羅府閑居十年李勉鎮夷門碎為
幕屬時已遲暮不得意多家居一日夜半客叩門急
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翃愕然曰誤矣客曰
却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曰與韓翃時
有與公同名姓為江淮刺史者又具二人進御批曰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臘
燭輕煙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客曰此員外詩耶韓
曰是也是不誤矣

李義甫詠鳥詩上林無限樹不借一枝棲唐太宗曰與
卿全林何止一枝宋楊大年不與後苑曲宴詩蓬萊
咫尺無由到始信仙凡迥不同宋真宗聞之令預後
宴此詩人之遇者也若戚幼文吹歛一池春水之句
見罪於中主李遠惟消一局棋之句孟浩然不才明
主棄之句見棄於宣玄此詩人之不遇者也至於
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而未達者廬陵戴某
有詩稱蕭光宇胡起先交表之徵至內閣試春日詩
得題如癡竟日無一字及罷就邸竒思傑句衝口溢

漢追恨無及即罷歸蕭胡坐薦舉非人被譴人之遇
寒有莫之為而為者

唐肅宗與諸王夜坐時李泌絕粒上眷愛之至每燒梨
以賜之比夜自燒二梨與泌諸王戲奪之上止之曰
先生不食穀汝何為也既而諸王請聯句以為他年
故事顏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抱
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岐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飡兩顆
梨請上成之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知章聞其名訪之

既竒其姿復請所為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
歎者數四號為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由是稱譽
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
神矣玄宗聞之召入翰林謂其才藻絕人以上位處
之故未命以官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
美景豈可獨以聲妓為娛倘得逸才詞人詠出之可
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
拜舞頽然上命為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
曰寧王賜臣酒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

技上曰可遣二內臣掖扶之令研墨濡筆以待又令
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畧不停綴十篇
立就句々精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
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輦征歌出洞房
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嘗出入宮中恩禮殊厚授
翰林學士後以不羈流落江外

唐李由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
書帝勅宮嬪十人侍白左右各執牙筆呵之

李由失意遊華山縣宰方開門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

宰怒引至讓曰汝何人輒敢無禮白乞供狀不書姓
名曰曾用龍巾拭吐御手調羹高力士脫靴楊貴妃
捧硯天子殿前尚容吾走馬華陰縣內不與我騎驢
縣宰下禮謝罪

王維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工於琵琶歷遊諸貴
之間尤為岐王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客有
出入公主之門者為其延致公主令京兆試官以九
臯為解元維方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借庇岐
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為子畫焉子之舊詩清

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詣此維依命如期而至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出錦綉衣服鮮華遣維衣之仍令賫琵琶同至公主之第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携酒樂奉讌即令張苑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于前行公主顧之謂王曰斯何人哉王荅曰知音者也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詢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詞學無

出其右公主尤異之曰子有所為文乎維出袖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我素習誦之常謂古作乃子之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為諸貴所欽矚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為解頭誠為國華矣公主曰何不遣其應舉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托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預吾事本為他人所托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為子力維起謝主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一舉登科

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
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
俄女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
臣對坐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
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畧去苛
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
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嘆仰聖學高妙每
起謝必勅內侍扶掖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
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

舉牙床以金相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
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畧不停綴都不蹈襲盡出一時
新意仍稱其所長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
可虛辱當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裝公
幘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袖口
宴罷月將西沉上命輟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翊
日問學士昨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
帶便上床取幘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花
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唐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令侍御擡步輦召學士來中外榮之

唐中宗時僕射魏元忠還宋州拜掃上幸白馬寺以送之制曰衣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焉斯辰時以為榮元忠還鄉竟無所賑施議者短之

宋蘇易簡為學士太宗夜幸玉堂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忙具衣冠宮嬪自窓格引燭照之窓格上有火燃處至後不欲更易以為玉堂盛事

三十餘太宗欲大用之雖其年少唯知之遽

餌地黃蘆苗未幾鬚髮皓白

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太師秦檜病篤召叅知政事董德元僉樞密院事湯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憲檜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憲檜以為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累擢至左僕射侍御史後胡銓字邦衡兩論秦檜思退主和誤國之罪言甚激切時論推之故古樂府云相門深々夜不扃百年恩重千金輕二人辭受本同情君王但賞辭金名嗚呼一檜死一檜生君王孤

立臣為朋誰人更問胡邦衡

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讀之半正言先帝高宗某事忽
淚下玉音問故對曰思感先帝舊恩孝宗不覺亦淚
下寺丞至讀畢淚下不已退朝免冠乃蜈蚣在頂齧
之頂肉痛腐矣因此淚下孝宗以為真忠明日御批
除吏部侍郎

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
呈上忽問此人名次公者何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
莊敏為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官長上殿乃越次

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
必慕黃霸之為人上領之異日復進讞上顧知院官
問曰前時姓龐詳議官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
外官上遽指揮中書與在京差遣除三司檢法官俄
擢三司判官慶曆中遂入相

宋孝宗時蜀士許志仁在臨安袁家湯店止泊覓差遣
淹幾年餘囊篋殆盡每見士大夫則鞠躬相揖人皆
憫其窮或予以三券五券藉此自給一夕孝宗與曹
叅政從龍微行入袁店喫湯志仁揖之甚恭孝宗心

君言卷六
念此人何故如此故遺下一扇與之志仁即以扇趕
逐奉還又如法一揖孝宗問汝何處人在此何為志
仁言某蜀人在此待差遣不覺日以窮困甚矣又問
年月日時又適與上合孝宗曰曾參政說欠閩州太
守今付黃金二十兩明日以書薦汝去彼處受差辟
汝可將此金作裹囊歸鄉志仁大感孝宗復以志仁
命在瓦子裏與人笑星翁云此是主上命孝宗曰此
蜀中一許性命星翁曰若果然則目下亦遇大貴超
昇孝宗歸明日御筆令志仁交閩州知州事并以金
提刑俱各謝恩

二十兩令曾參政密封與之志仁不之知携歸見閩
州守拆開方知是主上御筆前守改除利州西路
提刑俱各謝恩

誠意伯劉公墓當元末應進士舉授高安縣丞有惠政
沉汨下僚不得志再參賓幕卒不合棄官屏居青田
山中著書名郁離子凡十卷十八章一百九十五條
本仁義道德之懿明吉凶成敗之幾遠利尚誠慎微
審勢而於脩身正紀用賢治民之說詳焉謂之郁離
者蓋離為火文明之象郁文盛言能用之可以成盛

詳卷六
條目

美文明之治也。值明興佐，真主以偉畧宏謨，籌策
帷帳，翊贊昌運，疏封開國為文臣榮寵之極。自草昧
迄今，鮮有儷者，不尤難乎論者謂公之事業具于書
元之所以仁公之書見于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
其用舍係天下之興亡如此，則是書之關亦重矣。公
所著有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
卷。

高帝令學士瀛作靈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為方孝孺
言之，須臾酣寢，方候夜深殊未醒，方料先生不寤，明
當言事，即為製文書完。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
我今日死矣，方問何故。宋曰：昨上命作頌，今無及
矣。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遲，已具草或裁
定以進可乎。即以文呈，宋閱之曰：何改為。遂懷之入
朝。上迎謂瀛頌安在。宋出進之上，讀之曰：非學士
筆也。宋驚未對。上曰：此當勝先生。宋叩首謝實以
賜酒過醉不能成章，門生方某代為之。上曰：此生
良勝，汝即命賜緋袍、腰帶，猶平巾，往禮部宴。令宗伯
陪之，私遣人覘之。方坐上席岸然。上曰：斯人何傲。

因不留俾為蜀王教授語懿文曰有一佳士遺汝今
寄在蜀其人則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

太祖大漸遺令必先召孝孺語曰知臣莫若君若
太祖深知孝孺哉

國朝開尚書濟字來學河南睢州柘城縣和樂村人選
充河南府學訓導洪武五年取入京為國子助教尋
養病回十四年後六部舉有王佐才 太祖復督祖
父蒙同濟至京賜詩一首云春首携孫出洛陽輪蹄
馥郁野花香嶠函古道行商逕熒澤荒城叔段邦雪

夜蔡城忠李愬風天赤壁助周郎老人閱景心懷廓
稽首遙瞻拜上蒼濟至除刑部尚書代祖賡詩云金
陵王氣起淮陽四海俄聞德澤香鶴髮自應歸鳳闕
龐眉誰復釣魚邦夔龍禮樂趨朝士貔虎威儀執戟
郎恩兩滿門思報德吾皇萬壽祝穹蒼一日從

太祖遊金水橋 太祖忽然墮淚問濟曰朕為何如
此濟奏云過金橋倚金欄看金魚憶金妃墮金淚
上執濟手云縮手過金橋有事不相饒濟對云臣無
虧心事不怕帝王乃而朝廷制度禮樂錢糧賦役多

所建立後為詹徽事死於非命惜哉其詩御製集中
無矣止有諭開蒙携孫來京勅

解縉吉水人天性英悟竒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
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進士上親選拔為
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庖
西室諭之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
退即草封事凡萬言極論悉陳無所諱忌上嘉其
識時兵部侍郎沈潛忌縉詆其狎侮胥隸上不聽權
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wo pages of an old manuscript, possibly in Japanese or Chinese character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賦者夏公及周文襄皆理財盡善者也文襄蓋劉宴
韓滉陳恕之流如桑孔王鉞輩何敢望哉二公事紀
已多不復煩云近者並祠於吳然其功豈獨吳耳
宗伯鄒願庵幹餘杭人在姪時父為春坊庶子 英宗
皇帝一夕有夢召日官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兆
也 上問廷臣惟幹父奏曰臣婦夜生一子乃願菴
也上喜特旨每月給米壹石及長登進士第累拜至
宗伯年七十屢求致仕又五年始得歸仍勅所在月
給俸二石輿夫四人所居創東南二院以貯歌舞日

為樂焉自懸弧以至易簣始終祿養吁有窮經白首而不得一粟者彼何人哉

曹萬鍾字萬鍾號恒山真定寧晉人幼有遐志日誦數千言為人疏通爽俊中京闈第二名以乙榜授代州學正上言年少寡學未堪為人師願改別職遂改泰和典史宣德壬子督部工匠赴闕乞入省試中第二廷試問義禹河洛象數萬對稱旨擢第一授翰林脩撰以典史大魁天下前代未有也後至少宰兼學士入閣沒於土木官其子恩脩撰廢入翰林者金忠之手

達胡廣之子種與曹恩總三人自餘在近侍惟尚寶中書而已萬父子需被可謂奇異在泰和每為尹所誚曰可作狀元萬曰不如是未已

宣德間于謙字廷益錢唐人授監察御史長軀玉立聲如洪鍾每奏對上為傾聽歷官兵部尚書加少保上嘗賜謙第一區謙固辭曰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况星示變正宜貶損以逭天怒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上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盈甲袍帶之屬封識第中時一往視之謙素苦喘疾一日大作上

遣太監興安以醫來醫云竹瀝可愈安為上言且
述謙自奉儉約上親幸萬壽山伐竹以賜仍命計謙
家所用悉給自尚方其寵遇之隆至矣

成化末上病舌澁朝臣讀奏者皆多以是字而尤弗使
鴻臚卿施純請以照例二字代之上喜擢為太宗

伯時號為兩字尚書施純京師人體貌豐偉音吐洪
亮詞語莊整班行中可觀其妻亦京師人貌甚端麗
一日同諸命婦朝兩宮內廷嬪御色亦鮮儷咸屬目
焉太后命之前問夫人誰氏曰妾禮部尚書施純妻

也太后賜鈔諦視久之顧左右寺人曰向者東朝選
妃何不及此人顧謂曰夫人向後不必更入朝

天順二年臨川吳與弼被徵入京擇日而後廷見英廟
退居文華殿召問大畧與弼噤無以對左右怪之促
使言始曰容臣上疏先時與弼宿草偪顧問竟不如
志駕起因慘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謁存焉頃已
腫腐人始知其忍痛不能承旨合上史寺丞觀之何
莫非遇哉

倫文叙字伯疇廣東南海人年三十三狀元長子以諒

解元登第以訓丁丑會元舉進士第二少子以誥登進士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並以魁元策名當世前此未有也天下稱之曰三倫

韓應龍在庠為邑令丘公養浩所奇既而久不偶至同邑陳讓解元作推於紹興養浩數以應龍語之甲午歲應龍不錄于有司至府讓獨收應龍考首取之遂為相知連登鄉會凡嘉靖廷試策題皆出 宸衷是歲廷試題下 聖意欲以法天法祖立意惟輔臣知之宗伯夏公言行殿廊下徧觀諸進士策冒至應龍

見其冒云人君所以致天下之治者法天而已矣所以保天下之治者法祖而已矣乃笑而不言但口可用心既而進呈果中第一

費宏字子充號健齋晚號鶴湖江西鉛山人生而秀異數歲書過目成誦稍長負文名年十六與季叔瑞同領鄉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益肆力於學丁未舉進士為廷試第一入年二十授翰林院修撰居官二月以例得封其親如已官其伯父瑄亦以是月封其親職兵部員外父子三世一時並荷恩數人尤

吳之靳文僖貴序曰公甫弱冠狀元及第入內閣年四十有五在位多所匡正卒以不合去自國初至今以狀元位宰相者有矣有年如公者乎禮七十而致仕或年已及猶未謝去有去如公者乎如公者有矣有年與才得如公者乎

張文忠公諱璉又賜諱孚敬溫州永嘉人公慷慨負奇氣博學宏才老於場屋五十餘歲始登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時世宗入承大統廷臣議追封大禮拘於俗說公抗疏為天子父安有靳追王之理世宗

大悅召不次擢用八九年即握鼎鈞公釐革風弊力除鎮守各局并裁酌一切軍民利病我朝之治聿然中興世稱相業風節方諸唐之姚宋

按絲綸簿之復歸內閣世宗英力妙算所以嚴政本然不有大學士張璉孰傳承之故內閣票過奉旨事件開載揭帖類進與六科旨意題本逐日對同亦自璉始人臣操口代之重張不惟承革宿弊且能有所自處曰正德末錢寧家搜出題本四十餘件江彬家搜出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隱情不

報本數百件壅閉之患左右者之不明此豈自福之道哉

本朝二百年為龍首者六十有六而入閣者止胡文穆公廣曹文忠公鶴陳芳洲公循商文毅公輅彭文憲公時謝木齋公遷費鵝湖公宏顧味齋公鼎臣李石麓公春芳申瑤泉公時行十人而已可為難矣較宋人咏曰聖朝龍首二十四身到黃扉止六人則又過之雖然此遇也又不在於功業文章論

退隱

春秋時魯公儀子砥節礪行恬於榮利子思與之友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若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為我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飯役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

春秋時陸通秦人楚王遣使聘之其妻從市來曰先生

少而為義豈老而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
負金甌妻載絰器游諸名山食桂櫨實黃精子隱於
蜀峨眉山

范蠡字少伯南陽人初事越王勾踐竟滅吳雪會稽之
耻由是遂霸既反國以為大名之下難久居且越王
長頸鳥喙不可共昇平遂扁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
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居無何致產千餘萬齊人聞
其賢以為相蠡喟然嘆曰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
盡散其財以給鄉黨而懷其重寶以去止于陶自謂

陶朱公復致貲累鉅萬蠡三徙三成名天下卒死于陶
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
有虫觸之不得出而死焉舍乃嘆曰吾生亦如是矣
仕宦者人之網羅也豈可以淹耶遂掛冠而退時人
謂蜘蛛隱

嚴子陵隱釣臺題詠甚多中一詞尤妙絕詞云雲山蒼
蒼兮烟木稠石磴潺潺兮江水流故人兮冕旒先生
兮羊裘使人皆先生兮誰其伊周使人不先生兮誰
為巢由可仕止久速兮舍聖人吾將焉求清風一絲

兮垂為名鈞蕉黃荔丹兮香火千秋臺下幾箇兮榮
辱之舟先生一笑兮白雲收

劉荊州表數請龐德公德公不為屈乃就候之劉曰保
一身孰若保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
暮而得所棲龜龜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取
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兩
保也

張翰吳人仕齊王周不樂於官一日在京師見秋風忽
起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冷兮鱸正肥三千

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歸守
運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澗烟深恨
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為尊鱸贊謂翰度
時不可為飄然遠去非為鱸也至東坡三賢贊則曰
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
早只為尊鱸也自賢其說又高一着矣又嘗見蟬精
雋載一詩云黃犬東門事已非華亭鶴唳漫思歸直
須死後方回首誰肯生前便拂衣此日區區求適志
他年徃々見知幾不須更說尊鱸美但在淞江水亦

肥惜不知姓氏此過一詩而兼得之

閩王典籍恭題陶靖節圖云束帶何須見督郵寧辭五斗便歸休秋風幾度黃花酒醉看飛鴻過石頭

唐明皇時賀知章年八十六臥病上表乞為道士還鄉上許之捨宅為觀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水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官祖餞御製賜詩曰遺榮期入道辭老競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群英悵別深此詩會稽有石刻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公喚老僧化成作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嘆服去意遂決大臣去位如蕭嵩之見僧化成之言可無危殆矣

甲樂夫喜罷郡詩云五年兩郡亦堪嗟偷出遊山走着
花自此光陰為已有從前日月屬官家樽前免被催
迎使枕上休聞報坐衙睡到午時歡到夜迴看官職
是泥沙久困仕官方味此詩之趣真樂天哉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多誦之不知唐
人詩也常丹寄靈徹詩曰主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
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林計五老巖前必共聞徹泰
酬云羊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
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自警編云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而以軒冕榮貴為
外物然鮮有踐其言者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
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
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
是豈須更忘情軒冕乎張乖崖在蜀有一幕官不為
崖所禮獻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
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
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者
嘗於驛壁間見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

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媿未能行也

五代時梁陶弘景隱居華陽絕意仕宦高祖往見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後武帝屢聘不出惟畫兩牛於壁一牛散於水草之間一牛看金籠頭有人執鞭以杖驅之帝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真宗幸鄭州召處士楊朴欲官之問卿來時有以詩送行乎朴知帝意謬云無有只臣妻一篇使誦之曰更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擬將官裏去

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還山

樞密使錢若水少時常謁華山陳希夷愛其神清可與學道謂之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執視若水以火筋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為樞密時年纔四十即致仕老僧乃麻衣道士也按宋史太宗至道元年罷同知樞密院事劉昌言以翰林學士錢若水代之初昌言之罷也帝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宰相呂蒙正罷帝曰蒙正望復位眼穿矣若水曰上待

輔臣如此乃移疾求解機務致仕

孫宣公爽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
蓋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公語客曰白傳有
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
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卦九三爻辭且曰樂
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公
以醇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
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濂溪集和費令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惜時清終未

忍辭官此乃由秉之語有道者之言所以不可及也
今之人口為懷山之言行為媚竈之計唐僧白雲秀
云往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
能有幾人歸

處士魏野字仲先居於東郊築草堂有水竹之趣好彈
琴作詩清苦多聞於時上祀汾陰召之辭疾不至嘉
祐中賜號清逸有詩贊王文正公曰從前輔相皆頗
出公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這回好伴赤
松遊公覽之喜形於色以酒茗藥物為答因感悟以

疾屢辭政遂拜太尉王清昭應宮使野又謂寇萊公
曰自古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辭
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及準貶始悔不用野之言初
上遣使召野題友人屋壁詩云達人輕祿位居處
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閑惟歆聖代老不
恨流年靜想閑來者還應我最偏遂遁去使還以詩
奏上曰野不來矣先是上嘗圖种放所居野居有幽
致又令圖之又有詩云易諳馴鹿性難辨鬪鷄情妻
喜栽花活兒誇鬪草羸能盡閑適之味

張詠少與逸人傅霖同學詠既顯達求三十年不可得
嘗稱憶其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
晚年守宛立有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
傅霖見訪闔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
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世間有我
哉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亡來報子詠曰吾
亦自知之詠曰知復何言後一月詠薨

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先生之風往
見之希夷一日令洒掃庭除當有佳客至明逸作樵

夫拜庭下希夷挽而上之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
為顯官名聞天下放曰放以道義求官祿非所問夷
曰君骨相當耳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後真宗召
為司諫携其手至龍圖閣論天下事辭歸山拜諫議
大夫改工部侍郎希夷嘗戒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
不假進取跡動天闕名馳寰海夫名者古今之美器
造物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
戒之放至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豐錫問門人戚屬
亦怙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王嗣宗知長安放

至通判以下拜謁小俛垂首接之嗣宗內不平召其
姪出拜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
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
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博得狀元何足道
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疎才識無以踰人專飾
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為美官臣恐天下切笑益
長澆漓之風且陛下召魏野而野閉門避匿今放陰
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扶掖放陰事數上雖兩不問而
待放之意浸衰

寇準字平仲春日舒懷詩云曾讀前書笑古今耻隨流
俗共浮沉終期直道扶元化敢為虛名役片心默坐
野禽啼晝景閉門官柳長春陰世間事了先須退不
待霜毛漸滿簪

錢文僖惟演留守西京時幕下有謝絳尹洙歐陽脩皆
一時名士每同遊宴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圃之勝
無處不到有郭延卿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呂文穆遊
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得官
職然延卿未嘗出葺幽亭斲苑足跡不及城市特年

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
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然延接道服對談延卿笑曰
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慙
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藪文僖愛其野逸引
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吏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
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畱守相公
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尚
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杯禮數杯盤無少加於
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回顧曰老病

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信登車茫然自失翌日語僚
屬曰此真隱者彼視富貴為何物耶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
寓意云處士何人為你牙盡携猿鶴上京華故山巖
壑應惆悵六峰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
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晉取幽
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難進
易退高節全名師表萬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
道之士不可同年語也

王荆公辭相位退居金陵日遊中山脫去世故然其詩
曰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
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既以丘壑存心則任其外物
去來何驚猜之有是知此老胸中尚芥蒂也如陶淵
明則不然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寄心於遠雖在人境而車馬不能喧之
心有芥蒂則雖擅一壑而逢車馬亦不免驚猜也
朱文公云頃年過七里灘見壁間有胡明仲題字刻石
拈出嚴公懷仁輔義之語以厲徃來士大夫未嘗不

為之摩娑太息也後舟過石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
毀之也獨一老僧能誦其詞為予道之俾書之冊詞
曰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
雲端想象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未挿釣寒竿肯
似林間翻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鬢毛班馳驅
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獨委狂奴心事未羨癡兒鼎
足放去任踈頑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巒或云此詞
實先生所作也

朱晦翁詩云朝市令人昏山林使人傲誰知昏傲兩俱

非但說山林是高蹈

蘇東坡集張志和漁父詩曰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
水鱖魚肥自庇一身青箬笠斜風細雨不須歸蓋志
和以漁為業號烟波釣叟

元末江西程國儒任餘姚州判官因亂來依方谷琮與
呂玄英為友國儒有鶴傍牡丹圖索呂題云牡丹花
畔鶴精神飛並雲林似倚人萬里青霄不歸去洛陽
能有幾時春程得詩即日促裝回鄱陽

張士誠據有吳中江南名士多徃依之所不可致者惟

楊庶夫一人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庶夫不得
已乃一至賓賢館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
誠聞庶夫至甚喜即命飲以御酒未半作詩曰山
中歲々烽烟起海上年々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
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不可屈亦不敢強之
洪武中胡福字士賢績溪人幼孤事母以孝聞隱居不
仕有耕雲庄約月樓嘗自賦詩云春到一村兩秋未
萬畝雲山庄酒初熟邀客過柴門又云夜月溪傍出
先向樓上照老翁下樓來獨自溪邊釣

江陰有焦某者為洪武皇帝舊人屢召不赴將使人搜
索焦忽自荷鷄酒由御道入上喜其至以物付光祿
治具共飲食甚歡出金銀角帶三條命其自取以官
之焦取角因授以千戶數日徑出高橋門掛冠帶於
樹間而歸

永樂時侍讀林蔀齋誌祖清避元不仕變姓名匿居山
寺會府公檢冊寺中見清詰問且曰能詩乎曰頗能
即以冊號八音命為詩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掛懷石
田菰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

匏實曉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筆除一點浮雲
慮木筆題詩酒數杯府公驚羨遂與為友政暇輒携
酒過飲倡和移日一日忽論海濱人物因曰若林清
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有感公曰公殆林
清耶林曰若清者公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相
與盡醉而罷明日府公再往訪之林已去矣多方物
色竟不能見

陸太宰水村先生在位日久有士人投詩曰子規聲裡
夕陽微何事先生不見幾雲夢已成韓信去尊鱸空

待季鷹歸功名到此分成敗史策誰能辨是非回首
華堂春去也黃鸝紫燕自爭飛可謂有魏野之風矣
華亭張東海翔人品詩字成化間一時之望休致既早
子皆成名殊無一事累心蘇州別駕周德中以其為
神仙太守而張嘗制十絕以答之見其無仙并跋朱
子托名鄒訢為戲耳又有長短句一篇意尤高古今
文集中無也因錄詩三首并歌詩云歸休太守似神
仙布被蒙頭日夜眠却怪門前來熟客馬蹄踏破紫
芝烟古今何處有神仙鶴駕鸞驂總浪傳莫信空同

鄒道士刀圭入口亦徒然歐陽自號無仙子卓識真
知冠古今弱水蓬萊在何處愚夫白骨紫苔深歌曰
東海先生歸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李兩船書被
人笑道癡愚書也書寒不堪穿饑不堪煮收拾許多
何用處况而今白髮蒼顏坐黃堂之署乘五馬之車
那得工夫再看渠又将再到南安去古人糟粕誰味
真腴枉說道黃卷中時與聖賢相對語
正德中見素林俊以右都御史命平蜀寇未幾即乞休
致時閹宦佞幸用事故也空同李夢陽以詩寄之云

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干戈滿眼急江漢舟
花送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豺虎亂公也惜鷗機
又云
流行老益丹心壯憂惟白髮驚獨憐川父老涕泣挽
歸旌二詩摹寫盡矣

衡山文先生徵明有病起遣懷二律蓋不就寧藩之徵
而作也詞婉而峻詩云潦倒儒宮二十年業緣仍在
利名間敢言異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
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四轍消受

石言卷六
爐香一味閒又云經時卧病斷經過自撥開愁對酒
歌意外紛紛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
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
服儒科後寧藩敗應辟者崎嶇萬狀而公晏然
吉水羅念菴退隱有詩曰獨坐中亭一事無秋風春雨
日圍蒲而今始鮮閑非偶到得能閑幾丈夫若公可
謂超然有見者矣永豐羅一峯倫以抗章忤權貴棄
官而歸詩云五柳先生歸去來芰荷衣上露漙漙不
由天地不由我無盡烟花無盡杯別樣家風幽澗竹

一般春意隔牆梅老來只怕風濤險懶下瞿塘灩澦
堆若公殆薄軒冕而愛泉石者矣沿山費鵝湖以總
角狀元為黑頭宰相得請家居王守溪寄以詩曰橫
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鄴侯日與聖賢相對語
身於天地復何求三峰有意當窻見一水無心繞檻
流試問主人何所有本來無樂亦無憂若公知進而
知退者矣

念菴羅洪先立朝不合去之屢詔不起講學敦實嘉靖
末郭希顏以放棄佚臣伏獻畝不忘君之義上疏請

建儲貳朝廷惡其希功干進處以極刑先生聞之惕然感動因思昔人薰膏之誚遂禁止不踰中國者數年諸縉紳皆謝絕之歲癸丑揚繼盛在武選司調嚴嵩當國稔禍發其十惡五奸卒以危言就戮以是知念菴先生之知道也

陰隲

豫章旅却有題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善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隴西守羗常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封侯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為朝歌長時

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
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宋王彥超將致政每戒
諸子曰吾累為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為幸必無
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為善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
達者史稱彥超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用心
矣若漢陳平革之言無亦有類乎而彥超同時將兵
若曹彬乃真仁人者為將亦在人自處何如耳豈必
多殺為功哉

賈彪為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

人同罪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
皆名為賈宋葉夢得在許昌歲值大水京西尤甚流
民自唐鄧入境者不可勝計盡發長平粟賑之獨遺
棄小兒無由得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
畜乎曰人固願之恐既長大認去耳乃為閱法凡災
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夫彼既棄而不育恩已
絕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十具載
本法即給內外廂保伍凡得兒者使自明其所從來
書於券付之畧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

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貸事定按籍凡給券三千八百人夫濟人利物隨處可施在人加之意耳賈之所生者皆禁之於胥戕之後而全其懷保之愛葉之所活者皆啓之於溝壑之中而納以襁保之恩其所利多矣是故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賊所道聞民有在孕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賊殺人何如骨肉相殘仲弓即賈彪夢得意也夫賈彪夢得行之一郡尚全活數千之命苟為天下者推斯心以恤孤

弱而民焉有悖者乎

蘇東坡與朱鄂州書云昨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辛酸為食不下天麟言鄂岳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則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時輒以冷水浸殺之其父母不忍率常閉口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呶嬰良久乃死此風天下有數處皆然吾閩建陽崇安等縣至富家亦養二女為極故莆田周石梁戒殺女歌云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為萬物靈柰何不知彼生男

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一收養生女顧不舉我聞
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呼嬰
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
勸吾民毋輕殺其女荆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隨分
而嫁娶男女兩得所此歌散民間萬姓當記取
晉郟情好聚歛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初
可謂損百千而超性好賙助人一日中散與親故都
盡又顧愷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愷
之性好賙助禁不能止及為本郡誘出諸券一掘愷

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債皆不須還凡券書悉
燒之矣超散父財倍為之驚愷焚子券綽為之懊
歎父子間情不相同如此又王珣亦好積聚財物布
在人間及卒其子悉燔燒券書一不收債舊業悉委
諸弟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
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竟不受斯可謂賢哉
北魏李士謙為開封府參軍富而勤儉每以賑施為務
嘗值歲饑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饑人無以償
公即對眾焚契曰債已了矣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

無所受明年又大饑復罄家貲以供糜粥活人萬計
仁心所感群犬生子交共相乳或謂仕謙子多陰德
答曰夫言畜陰德者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
今吾所作吾子知之何陰德之有

庾公亮乘馬有的盧盧齒馬也不利於主或語令賣去
庾曰賣之必有買者仍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已而移
於他人哉昔公孫叔敖殺兩頭蛇恐他人見至今以
為美談吾可不救之乎

唐狄梁公德望冠絕一時尤精於鍼法在高宗時官同
川刺史車至褰帷見一巨室書榜于門以富翁一子
頭上瘤癭癢甚幾危醫者莫知所措公呼病者至車
前手取金鍼從腦頭鍼之癭應手而瘳富室饋絹二
百疋拜酬公悉以資民之貧獨者是時民間盛傳公
有神鍼一切抱病赴醫者千計車擁不得去公曰急
病行志耳予暇乎哉

劉翽京兆萬年縣人以鎮守建州居官廉潔獄無番訟
所至以陰德為先其初在山南節度幕峒寇嘯集據
雲安公引兵破城城下之日裨將欲屠公諫止之但

除首惡而已又叅山東節度事時有將犯賊法司議
死公曰軍法使智使勇使貪使愚取其所長棄其所
短顧與自新以勸能者節度王公從其言又為河南
推官時有婦殺夫誣及他人者公正其罪民得不寃
又河南有溺子之風公嚴其禁存活者數萬人民皆
曰劉公活爾也又嘗舟行見有赴水者公力救之詢
其所以負人錢六十貫公曰錢財易致人命難得悉
貸還之公生四子一曰曉為秘書省校書二曰暉太
子校書三曰暉任刺史四曰暉任觀察孫七人皆歷

仕宦後以朝議大夫致仕壽八十五宋紹興有資政
忠顯公豁寶謨學士忠定公子羽忠肅公珙皆其從
孫也梁克家為劉氏譜敘有云劉氏積德而族以大
本枝之所以蕃也

虞允文知太平舊例民生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小
民乏生子多不舉有至絕宗嗣者公憫之乃為民措
置蘆荻稅錢補之民皆鼓舞丁口日增百姓富庶

李尚書翱字習之在潭州時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
悴問之是故常左司愛姬之女李公速命更其舞衣

延入與韓夫人相見見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
遂與賓榻中選士嫁之舒侍郎元輿聞之贈李詩曰
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帟誰是蔡邕琴酒
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竇禹鈞年三十家富無子一夕夢祖考謂曰汝無嗣且
不壽宜早脩省禹鈞憂之既而有僕盜錢事覺將女
償之公憐而復與錢二百千曰去擇配以全其事父
與女拜謝而去又一日行至僧寺拾遺囊有金三十
兩即其處候之忽一人哭泣而至公驗其實出囊還

之凡同宗外戚有喪不舉則資錢以葬有男女不姻
者出資以婚嫁之賑恤貧乏不可勝計自奉儉素家
無金玉錦綉之飾近家立書院四十間聚書卷延師
儒教養四方孤貧之士聽其耒學後果生儀儼侃侔
僖五子皆承榮祿享年八十二

宋真宗時一巨商販鬻至杭有張鬼眼者號神筭一見
指之曰公富貴人也惜中秋前後命盡商人魚程回
家中途見一婦人臨江濱欲自沉問故荅曰夫有本
錢五百千因出外妾收藏被盜亡失非惟飲食無措

必且捶死寧先自沉商曰我命將終儲錢何用乃贈錢五百千婦感謝而去商至家以鬼眼之言告父母踰期無恙後復之杭偶見前婦抱兒迎拜曰自公賜錢後生一子吾母子感公再生之恩無由報答商徑至鬼眼家驚曰公胡不死詳觀形色笑曰公乃陰德所致曾救老陰少陽之命商異其術更與錢謝之

韓通少應募以勇聞累官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周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為萬人塚命記室賈湘刻石記其事立於無極縣觀此則通之大節顯著固然也彼王全斌曹翰者能辨此乎

范仲淹在淮陽掌學有孫秀才索遊上謁仲淹助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仲淹又助錢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曰觀子詞色非乞容也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嘆曰貧之為累大矣倘索遊至老則雖人才如

孫明復猶將泪沒也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率諸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
衰經者數人營辦喪具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
邠將出殯近郊賙歛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
厚賙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公知越州時有屬官孫居中病卒于幼家貧公助以
俸錢百緡為具舟差老牙校送歸乃作詩曰十口相
從泛巨川來時煖熱去淒然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
孤兒寡婦船

公遣子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既還舟次丹陽見
石曼卿卿曰三喪在淺土欲葬而北歸無可與謀者
堯夫以麥舟付之單騎到家文正公曰東吳見故舊
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番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
舟與之堯夫曰付之矣

宋席子擇遭喪黃山谷憐其貧糾同志助之曰富者不
仁理難與語仁者不富事難獨成百足之虫至死不
僵以其扶之者衆也願與諸君同拯之

朱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鍼之而愈戲贈以詩云卜載扶

行持短節一鍼相值有奇功出門放步人爭看不是前
來勃宰翁旋而復作即遣人追之曰某非惜所謝之
財第恐以此詩而誤他人也

丁湜少年俊爽酷嗜賭博父屢責之殊無悛心父怒逐
之湜遂旅遊京師經營補太學預貢籍熙寧九年南
省奏名相國寺有一術士往訪之術士曰君氣貌極
佳即書紙粘於壁云今歲狀元是丁湜益自負而
賭如昔時有同榜二蜀士多貨好賭遂延賭乃贏六
百萬如數携歸又數日詣相肆術士驚曰君今氣色

大非前比魁選豈復敢望耶湜請其說曰相人先觀
天庭明潤黃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良有
謀利之舉以負神明乎湜竦然以實告之曰然悉以
反之可乎術士曰既已發心冥冥知之矣果能悔過
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也湜亟還其所得迨唱名
徐鐸首冠湜居第六焉

宋元自實恨繆君負德鷄鳴操刀往殺之道過一小庵
庵主軒轅公有道士也見有奇形異狀之鬼在後或
握刀劔勢甚兇惡飯頃復回則金冠玉佩之士百餘

相從或擊幡蓋和色婉容意甚安閑軒轅意其死矣
天明往問彼固無恙軒轅曰鷄鳴時子何往而回之
速自實具言繆君之負德先將殺之及至門自思彼
實負於我與妻子何尤且有老母殺之何托遂隱忍
而歸軒轅備述所見告曰人心欲有所為神明即知
觀子起一惡念凶神隨之起一善念吉神隨之此皆
由己人於念慮方萌之時可不謹哉

黃汝楫家富時方臘賊亂汝楫悉以金銀瘞土中欲逃
避難忽聞賊掠士女千餘人拘閉空室凍餒之欲金

帛贖還不爾將殺之楫淒然慘慄曰我有金二萬願
悉贖其命乃發所瘞之物輦之賊皆得放脫歡聲
如雷拜謝各去後楫生子數人相繼登第

信州周才美有子婦賢德能幹才美令理家政付與斗
斛秤尺石兩事諭以所用出納輕重大小長短名色
其婦不悅拜辭舅姑不顧為婦恐他日生子敗家才美
愕然曰吾家頗有田業可供伏臘何遽辭去婦曰翁
平日所為有逆天道妾心君之不安才美曰汝言誠
是當悉除毀婦問所用年以才美曰約二十餘

載婦曰必欲妾留以待奉請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
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以酬前日欺人之數
才美感悟從之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第益已欺
人二十年一朝感悟即幡然要知舍利能從善願得新
來子婦賢

淳熙初台州城外兩江水因大雨漲溢幾冒郭門民死
於洪波者不可勝計士子某居城中而田黃岩水未
發前掉小舟往取穀所載四十籬每籬容穀一斛統
出溪口見波濤如山人乍浮下沉相望不絕士子維

舟高岬遇漂出欲盡救之懼舟力不勝於是每濟一
人則擲棄一籬頃刻之間登者五十輩而穀盡矣乃
載之還郡守嘆賞其仁德即治盛具延請而餽以錢
五千處以門客遇恩澤遂補登仕印同時有一巨室
處女其家漂沒獨坐於浴桶泛泛垂死逢漁人過其
旁呼之曰我某坊某家女救我當以臂間金纏相謝
漁人載之回已無其家矣女哭幾絕解纏謝之漁人
辭曰娘子家計蕩空當留此以自贍不忍取之漁人
之賢又如此

君言卷六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父商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
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為買妾之資
及至京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来涕泣不肯
言因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網運欠折鬻妾以償遂
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
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
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
貧甚讀書於瀟山僧舍僧有大京與共學者烹食之
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偷犬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

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
節歎賞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瀟山集其
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吟劍擊秋風鬼胆粗
吟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
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媒着
脚難皆不凡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
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
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

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
基恠之復問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望外
况管庫乎孝基使管庫其子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
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
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
友遊嵩山忽見旌幢駟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
車者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孝基曰吾以還財
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馬涓父中年無子因娶一妾容貌殊嚴擻髮時見涓

避公怪問其故妾曰父守官以死去家甚遠無力可
歸母鬻妾以為遺骨之資耳未經卒哭約髮者實素
帛以絳綵蒙之不欲公見別無他故公聞之惻然即
令其母以女還之不索原錢又資助其路費母子拜
泣而別明年妻果生子因名曰涓即馬臣濟也及長
登第此與馮商相類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家頗豐富一夕
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
何苦為盜此必迫於貧者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

君言卷六
十四
資衣食即如其所言與之既去復呼語之曰爾貧甚
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至天明使去盜大感愧
卒為良民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遊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
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々欲言而色愧公曰第
言之旁舍生顧視左右歛歔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
某事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家無以償乃謀於
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
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離色衰則

棄於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跪曰不
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以女與君雖不獲一錢猶愈
於商人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值
索其券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
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俟君於水門之
外旁舍生如言商人果不敢爭至期携女以往而公
之舟無有也詢傍人則曰某舟已去三日矣其女後
嫁為士人妻

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小娼疑故人女詢

君言卷六
之果然令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京尹有契
明日白尹且云某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
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奩具擇良士嫁焉尹即王
宣子佐也

洪武中閩人陳三使家貧時京師有僧辭禪師南遊師
語之曰汝到閩可訪陳三使僧至閩尋見之陳待以
齋膳留宿後僧得疾語陳曰我化緣得銀百兩今來
訪汝豈期葬身此地此銀為我埋塋餘還我師陳曰
諾乃出已財殯葬之將前銀寄還禪師後陳妻子相

繼而沒一日遇術士相之曰此老陰騭紋滿面當有
二子大貴術士為之區畫娶妻陳七十妻連生二子
曰循曰景著及孫俱登科而景著及第

浦江義門鄭氏廳事中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
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間榜孝友堂乃建文
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
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
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
當時堂榜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

禍不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冥冥中有默佑也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隣價成作詩曰自嘆年
未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
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
直鄉人嘉其誼

葛繁大觀中為鎮江太守有一官負於京師鋪中見一
靴是其父葬時物詰之舖云適有官人携來修可候
之有項果至乃其父取靴乘馬而去隨之二里度力
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爾可

學鎮江太守葛繁其子後謂繁言之因問何以為幽
冥所重繁對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
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少廢以問何以為利人事
繁指坐間燈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為正
之若人渴能與之盃水皆利人事也隨其事而利之
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行之悠久大小如
一乃有利益

成化丙戌狀元羅倫前癸未赴試春闈暮宿邸舍其家
奉水盥濯盆中有金環壹隻羅僕取之明日早行謂

僕曰此去京城尚遠計日已不及矣又缺路貲如之
何僕曰無憂昨夜于盆中獲一耳環足以為貲倫怒
索其環而還之比至則其婦為夫所逼欲捐生返環
感謝不已既而入場被火賴謝大韶出之於厄人以
為陰騭之報倫有詩寄大韶曰曾同丙子看鄉榜丙
戌春闈又在門南省再生真父母西湖歸老任乾坤
宣德時李祭酒先生時勉在翰林時上元夜朝廷結鰲
山一騎控先生馬而行中途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
之金也懷之歸少酬騎以錢大書揭于門既而失釵

婦徃尋不獲舍卒間人告以李翰林家有示帖遽徃
先生叩之婦言夫為錦衣千戶勾當海外妾昨出者
鰲山失去一金釵尚存其一可驗也先生驗之良是
即以歸之亦不問其姓氏既久千戶還妻述其事夫
言非李公汝當時憂為疾或且致絕汝絕吾亦不聊
生亟往叩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却之其人
言公不受不能強此一片藥乃海域所產初非傷財
所得而甚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竭也乃
受付夫人言此為血竭當識之既而先生因直諫

仁宗大怒命武士以十八斤金爪擊其脇、折曳出
昇下獄適此千戶蒞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 聖
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良醫入視醫云可為但須得
真血竭千戶曰吾向固嘗貺公立命問其夫人取至
醫者如法治之越一日夜遂甦焉

嘉靖己丑狀元羅洪先父作宦見一寺有棺七口輒命
僧以俸金瘞于寺側而得一子即號曰念菴言一念
之善也後魁天下

報應之事決有但皆假手他事展轉見之遲速不同所

謂有記性沒急性也本朝編脩岳正得罪 朝廷以
家產盡給指揮李鐸鐸據門不論男婦搜檢放出人
怒其橫而無禮無何岳宥復官而李鐸得罪 朝廷
英廟以其家產乃岳正者即復給之所得數倍於前
而家之辱比李氏尤甚焉

宋岳武穆戲文何立開鄴都世皆以為假設乃為武穆
泄寃也及見元之平陽孔文仲有東窓事犯樂府抗
之金人傑有東窓事犯小說廬陵張光弼有葉衣仙
詩樂府小說不能悉記與今所傳大畧相似張詩有

引云宋押衙何玄秦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峰勾幹恍
惚人引至陰司見秦對岳事令歸告夫人東窓事犯
矣復命後因即棄官學道蛻骨在蘇州玄妙觀為葉
衣仙也據此數人實有是事可知否則何鑄子孫世
為青盲而羅仲揖之子在鄂州一拜岳廟即不起耶
夷堅志載何仙無押衙之說恐或遺之也噫積善必
有餘慶積惡果無其報歟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
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西南李煜降後三百年天子帝

顯為元虜已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已卯宋亡
于厓山宋興於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於德
佑元年少帝只四歲諱顯顯德二字又同廟號亦曰
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
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何其事、相符豈
亦報應之說耶

命賊感其義旋軍而還

廉頗免長平歸故里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至頗怒曰客退矣客曰吁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怒乎

公孫弘起家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

漢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既罷門可設雀羅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乃書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響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閒居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外死

而不悔節士也

梁王彭越誅其大夫欒布使齊還祀而哭之王父偃方
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坐劫齊王自殺事族死無一
人收者唯獨校孔車收葬之武帝後聞之以為孔車
長者廉范嘗師事薛漢漢誅門生莫敢視范獨收歛
不避李固得罪梁冀冀暴其尸令有臨者加其罪固
弟子郭亮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俱往哭臨不
去冀又暴杜喬尸喬故掾楊匡號泣至洛着故赤幘
托為門亭吏守護尸喪積二十日上書乞收骸骨太

后許之吳章既斬其門人有雲蔽者上疏自劾乞收
章屍李催郭汜殺王允屍弃於市莫敢收者允故吏
趙戩棄官收葬之符習素與孔融善及曹操殺融習
往哭之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鍾會既誅何雄葬
之司馬昭召而責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
我不問今會叛逆汝輒收葬之若復相容如王法何
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其功罪
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
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與宴談

而遣之桓玄既殺殷仲堪荆州士人無不詣玄者羅
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玄遣人謂曰若謝我
當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荆州吏荆州敗不能救尚何
謝為玄乃收斬之齊明帝殺宗室南康王子琳等南
康侍讀江泌哭之淚盡繼之以血親視葬畢乃去陳
獲齊壽陽刺史王琳琳素忠義陳懸其頭於建康市
琳故吏朱瑒寓書徐陵請葬於八公山側唐新興王
晉坐太平逆黨伏誅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撫步從
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姚元之曰此纈布之儔也

夫生而懷其義死而憐其交此生死而骨肉也真無
愧於把臂之友割心之誼刎頸之交矣乃若臚于洎
賣于寄攻擊於耳餘構隙于蕭朱而交道薄矣回視
纈布而下數人奚可比有語哉昔鮑叔有疾管仲為
之不內水漿曰馬為知己者良士為知己者死鮑子亡
天下莫我知安用水漿管仲可謂不以死生存亡二
其心者矣嗟夫苟遇知己奚恤此報耶

後漢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
見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

托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
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
季子頴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
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與伏波鄉里親厚伏波南方
還時杜馬偶死伏波令子持一疋馬遺杜曰朋友有
車馬之饋且可以備乏杜受之後數月遣子奉書曰
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
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十萬伏波受之謂子弟曰人

當以此為法

魏將軍張遼與護軍武周有隙求友善於胡質質辭以
疾後遼出遇質問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拒質曰古
之友善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
信總可善終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不絕口
今因睚眦遂成仇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
遼感其言遂與周平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
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服悉營送訖宋孝武

君言卷六
聞而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李世勣與單雄信友善誓同生死雄信事王世充太宗
平洛陽得信將誅之世勣言雄信驍健絕倫請盡輸
已之官爵以贖之太宗不許世勣固請不得涕泣而
退雄信曰吾固知汝不辦事世勣曰吾不惜餘生與
兄俱死但既以身許國事無兩遂且吾死之後誰復
視兄之妻子乎及割股肉以啗雄信曰使以肉隨兄
為土庶幾不負昔誓也為收養其子孑能割肉以啗
友而不能委身以報君能養友之遺孤而不能恤其

君之佳兒佳婦勣其有遺憾哉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與同僚鄭崇友善崇當使絕域
其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
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時蘭仁基素與司馬李
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
睦夫善之感人有如此者

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
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老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之理
請于朝願以柳易播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

度徐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改授連州韓退之作柳子厚墓誌實載其事以為世勸宗元可以追蹤仁狄矣

韓公撰柳子墓誌云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征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握手出肺肝相視指天日泣涕誓生死不負直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毫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而又卜石焉者皆是也此

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于厚之風亦可少愧矣

唐楊憑為京兆尹御史李實簡劾之貶臨賀尉及行獨所善友徐晦送至藍田故相權得輿言君送楊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晦自布衣時楊臨賀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異時為姦佞譖斥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嘆其長厚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實簡請為監察晦白實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而見獎拔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患難肯負國

乎由是知名

賈島初赴舉在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
僧敲月下門練推敲字未定引手擁至尹前具以實
對神遊象外不知迴避退之立馬久之曰敲字佳逐
並轡同歸共論詩賦留連累日與之友善為布衣交
有詩贈云孟郊死墓北叩山日月風雲頓覺開天地
文章聲斷絕故生賈島在人間自此名譽著聞後削
髮為僧號無本又號佛印

蘇東坡云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

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
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謂鼎
臣妻取別鼎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幹僕語曰
我來既為徃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
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章子厚與劉子先友善後子厚居京子先守姑蘇以新
醞洞庭春寄之子厚答云洞霄宮裏一閑人東府西
樞舊老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殷勤分送洞庭春後契
闊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言其相忘遠引之

意子先以詩謝之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
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
雲霄隔駑馬難追驥裏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
夕望三台子厚得詩大喜召為戶部侍郎

張昌言與种世衡相友及昌言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
田十頃昌言辭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卒乃以還其
子詰詰遵父命不肯承田遂荒廢二十年元豐中隣
人告官移文二家俱弗受郡守劉斐言諸朝願以給
州學朝廷嘉之卒還种氏昌言名聞位至給事中夫

世有爭隣畔之田或朋友素厚因曰紛競甚至兄弟
宗族鬪訟不已遂為讐敵聞种張之事有愧矣

崔縱字廷直雲南人紹興中為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與
侍制洪皓厚每以致君澤民為勉時秦檜主和洪皓
每廷折之檜怒遣為通問使如金縱忿然上疏言洪
忠直檜黜使虜廷以害之檜大怒遣縱為副使與皓
偕徃至太原見元帥粘沒喝長揖不拜聲色俱厲遂
流遞冷山縱吟一律云萬里穹廬絕塞行胡笳聲裏
旅魂驚君臣異域同屯蹇朋友他鄉共死生一旦板

君言卷六
五
刀猶鄭衆十年持節效蘇卿冷山寂寞荒涼地風景
何如五國城皓亦作滿江紅一闕云萬里龍荒塵土
染堅持旌節憑仗着忠肝義膽鎗唇劒舌滿體遍傷
嵇紹箭一腔盛積長弘血莫等閑餒了浩然心存貞
烈戴天恨終未雪吳越怨何時絕奮筆鋒殲破燕山
鉄輦鼓敲殘塞上霜鴈聲叫落關河月待迎還二聖
覲天顏愚忱竭及至冷山陰風颯颯衰草離離節操
愈厲未幾徽宗崩于五國城身服斬衰朝夕慟哭北
向操文以祭吊詩曰紫薇俄頃墜瑤空晏駕驚回天

素封仙世未歸華表鶴碧天先返湖龍梓宮暴露
經千里鳳輦蒙塵隔九重絕塞孤忠懷仰切不勝哀
戚恨填曾縱自徽宗喪後旦夕悲號遂卒于冷山皓
哭之盡哀措置喪事一遵治命縱在金九年忠肝義
膽可貫金石與皓交厚情踰兄弟流離顛沛死生以
之皓追思彌切乃吟一律以吊之曰萬里風霜出漢
庭旅魂一旦隔胡城君讐不與戴天地交義自甘同
死生吳水渺茫鴛侶拆楚天迢遞鴈行輕龍荒持節
全忠蓋正氣堂堂日月明在金十五年挺然不屈後

秦檜稱臣于金中分天下宋行人皆得遣還遂持節
榮歸亟上表明縱忠義請以贈謚朝廷從之復與檜
議事不合被謫嶺南月餘沐浴更衣端坐而逝
文公因泛言交際之道先生嘗有雜錄冊子記李仲和
之子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
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
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復招飲意甚厚李欲往包
公正色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
之交豈不為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

郡文公因嗟嘆前輩立已接人之嚴如此

昆陵翟頴二生素交厚每相會輒談及國事一日頴書
其所志以示翟言頴不謹既而自悔急遣人追索翟
已執之為奇貨矣後頴登第為京職翟每從假貸即
應之弗吝人以頴為仗義而不知為其制也一書記
卒稼軒帥淮時陳同甫往謁之與談天下事稼軒酒
酣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
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同甫夜料稼軒酒醒必悔恐
殺已以滅口乃逃去月餘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

君言卷六
貧稼軒如數與之古今人事固有偶同者然同甫平生自許甚重所為亦乃爾耶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之意一夕上旅舍二人忽來為酒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於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迦請以此金為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為疑塚道傍而反

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而歸貨貨巨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慙君莫笑金椎陋却是沽屠解報恩

湖湘二生一姓程一姓鄭同窓友也程先科中授咸陽知縣鄭貧甚貸錢訪之至則大出條約禁鄉人不與相見鄭乃告乞數文作回路費亦不肯與在途不勝狼狽後鄭舉中二甲除差直隸公幹程以事調獲鹿

唐詩卷六
縣丞又被告贓鄭前來按郡程乃遠迎敘舊引蘇章
二天等語鄭笑而不荅至晚擬戲宴鄭鄭私喚子弟
具言前事子弟領命因粧扮二虎一虎先啣一羊自
食傍有餓虎踞地視之虎怒吼啣羊而去少頃餓虎
得一鹿來前虎欲未分食乃扮山神出判之曰昔日
啣羊不採揪今朝獲鹿敢來求縱然掬盡湘江水難
洗當初一面羞程遂解印步行以歸

國朝張可與李仲方鮮于伯機三人友善同仕于朝既
而張除浙省郎中李除都事鮮于除經歷胥會干抗

謹甚李卒於官張移書鮮于曰仲方歿矣家貧子少
吾輩若不為之經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一女許
配其仲子矣公以為何如鮮于聞訃哀祭成禮亦以
一女許配其長子即從善也後官至推官仲子宗復
歷官至總管此見前輩結交重義不以富貴貧賤易
心也

弘治初教職彭民望湖廣人也有學而老貧謁故友於
京不遇回閣老李西涯以詩寄云砍地哀歌興未闌
歸來長鉞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

寒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
番地慚愧先生首宿盤彭讀之潛然淚下西涯載之
已集嘉靖末客有謁成國公者然特與飲食而已時
俞院判見客衣敝寄詩云長安車馬自肥輕獨爾鶉
衣冷不勝聞說五嘗多好客好將心事托平生成國
公聞詩特送衣一篋又陸叅政孟昭嘗送客出門偶
見丐者於道公熟視令人引進語夫人曰門外丐者
絕似吾少時友某人問其姓名果然其人也公即出
持其手曰子何一貧至此耶遂令其浴易其衣與之

共飲食者旬餘其人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為
子置此矣室中器用俱備又遺米十石白金十兩語
之曰聊以此為生毋浪費也吳人至今傳為盛事予
以成國武人尚能義激與衣西涯身處禁院豈不能
扶持一友哉彭必不與之厚亦有激而云也君陸叅
政之事抑又難矣

弘治間有方伯乃浙人未第時與一生交好甚密及仕
江西故人遠訪之初見飲敘之外送館於章江門外
石亭寺畧無矜念之意其生題一絕於壁云十年心

事酒杯間坐對江鷗去復還一帶西山青入眼幾人
青眼似西山竟不辭而去寺僧抄詩入報方伯大慚
遣人追之不返
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俗浮薄君不見長安公卿家
公卿盛時客如麻公卿去後門無車又不見千里萬
里江湖濱觸目悽悽無故人惟有芳草隨車輪一日
還舊居門前草先鋤草於主人實無負主人於草宜
何如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俗浮薄

家政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足意嘗有此不足
處便是好人家才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亦消長
之理然也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家業
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
門也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
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

骨肉聽之絕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上有龍泉

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所作，詞意明切。

子怨父貧，兄攘弟富，妻妾視豐儉為悲，僮奴僕視盛衰

為勤怠，市道不在門外矣。

景行錄云：觀朝夕起卧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尼姑道姑、卦姑、牙姑、牙婆、媒婆、師婆、震婆、藥婆、穩婆、家

有此必為奸盜之招，故比之三刑六害。

禍福之至，鎮之以靜，不失常度，世稱之曰達。余謂此達

以之洞視一身之小利害，猶可槩以處至親之間，大

三刑六害

